



虞美人 之 剑指江山 [上]

YUMEIREN
ZHI

JIANZHI
JIANGSHAN

闻情解佩
/ 著

宿命玄机
掩一世风骨

YUMEIREN

闻情解佩 继《宫锦》后
最痴缠凄美的王室之争

随书附赠猫君手绘海报

锦画原无色，爱恨织风采，是脚踏祥云，抑或是尘泥满面，均不能浇灭宏图霸业之心，自古情意短离别长，待刺破人生桎梏，我拿红妆卿狂，博你帝王多情，谱就一曲荡气回肠的美人娇。

虞美人 剑指江山

YUMEREN
ZHI
JIANZHI
JIANGSHAN

[上]

闻情解佩
/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虞美人之剑指江山：全2册 / 闻情解佩著. — 北京：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4. 4
ISBN 978-7-5502-2768-2

I. ①虞… II. ①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55269号

虞美人之剑指江山：全2册

作 者：闻情解佩
选题策划：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：安 庆
封面设计：心研视觉M.Vision
版式设计：刘珍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600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38印张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2768-2
定价：55.00元 (全2册)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／ 序言 ／

／ 江山 ／

千古江山如画，风景旖旎，引得无数英雄为之低眉折腰。多少花柳繁华地，温柔富贵乡，以前无不是烽烟四起，残阳血色。世事风云变幻，沧海浮沉，此刻姹紫嫣红，喧闹无比，转瞬繁花疏落，饮尽孤独。

历史，这是一个深沉又厚重的词，它古老又薄弱，寂寥又长情。那是一条漫长辽阔的河流，时而涛声翻涌，时而平静无波。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，几多风流人物，传奇故事，都结下时光的茧、岁月的尘。明知千秋功业，一世荣华，终将付与苍烟夕照。然自古英雄，无不以争夺江山天下而倒戈相向，仿佛唯有在战场，方能尽显王者之风。

与佩佩初遇，是在纸上相逢。她的文字，看似清简朴素，又不失华丽背景。她每本书所构思的情节，皆是一波三折，步步惊心，读罢耐人寻味，百转千回。初读这本，原以为与后宫相关，写的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妃嫔，为一个并不十分优秀、真正值得的男子勾心争宠，换来红颜薄命，花落叶残。其实不然。

这本小说，与江山权谋相关，与天下大势相关，行文间必然多了一些飞扬跋扈的霸气，以及纵横古今的谋略。她笔下的故事，如一盘棋，而江山，则如棋

局。看似散乱无章，黑白人物纷纷而落，却环环相扣，井然有序，收放自如。

有时落子如飞，有时举棋不定，为的都是一个主题——江山。胜者，坐拥天下，万物称臣；败者，亦可江河垂钓，随波而去。在这盘棋里，可以看到天下江山，看到金戈铁马，看到悲喜情感，亦可以看到百相人生。那么多的玄机和谜题，都在层叠铺展的情节中，渐次解开。

虽说得失成败，转头即空，但世人痴迷的，则是那个惊心动魄的过程。每一步，皆要费心思量，以为断垣残壁，山穷水尽，岂不知还有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之时。她落笔沉稳，深懂谋略，对人物心理，亦是透彻洞明。王权争夺，硝烟的味道，宫廷风云，脂粉的气息，尽落笔端，尽现纸上。

盛世之下，金粉之地，歌舞升平，令人醉生梦死。“让我拱手河山讨你欢，爱不释手你的美。”试问拼尽所有换来的锦绣山河，谁会拱手相让？多少王者，沉浸在宝座之上，无法自拔，忘记初心。而那些败落者，疗伤之后，卧薪尝胆，又可以重新指剑问江山，煮酒论英雄。

掩卷时，有一种山河阅尽，转眼沧海的怅然。倘若人生经历过这么一场江山之争，无论成王败寇，皆是英雄。此后，溪云卧隐，林泉归去，小舟江湖，当为造化。

白落梅

2013年5月8日

目录

CONTENTS



- 001 序言 / 江山
- 001 楔子
- 007 第一章 / 宿命玄机 掩遗世风骨
- 023 第二章 / 荷衣莲骨 博天定宿命
- 037 第三章 / 孤阳傲月 戏红尘无期
- 051 第四章 / 美梦留痕 葬月话衷肠
- 065 第五章 / 乱世清欢 逐浮萍天涯
- 079 第六章 / 烟视媚行 扮胭脂粉黛
- 093 第七章 / 临水烟霞 诉红尘醉卧
- 108 第八章 / 陌上秋霜 染苍颜迟暮
- 122 第九章 / 幽窗暗格 藏诗酒年华
- 137 第十章 / 盛宴华衣 品一段流光

· 152	第十一章 / 辜负流光	攀三生情怀
· 166	第十二章 / 疏淡冷月	洗千面铅华
· 181	第十三章 / 锦言素语	誓妃上不可
· 196	第十四章 / 笔墨纸砚	谱曲沉香破
· 211	第十五章 / 琴棋书画	侯门美人谋
· 226	第十六章 / 华离晋声	泣宫锦如血
· 241	第十七章 / 落花成冢	叹因缘际会
· 256	第十八章 / 凤冠浮华	洗妆残沉魄
· 270	第十九章 / 莫添凉薄	随恩宠消逝
· 283	第二十章 / 红石绿玉	逢曲终人散

楔子

隆宣十九年十一月初八 夜

大雪依旧盘旋着往下压，地上很快便一片素银之色，四周静寂得骇人。马车一路东行，虞锦靠在车厢内，也如同死了一般沉寂。

“此去宫门，谁也无法预知未来是何变数。你如果想反悔还来得及，我会沿路北上，送你去塞北苦寒之地，从此隐姓埋名度此余生。”赶车的人似是思虑了很久，语气郑重，待到离宫门前数十丈远处将马车停下，半侧着头朝后问道。

良久，久到连那赶车的人都以为虞锦不会回应之时，马车上却缓缓传来清冷之音：“断曲，你走吧。我不会让虞家这么倒下去的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它再站起来，远比从前风光荣宠。”

“好，到那日，我再回来。”

断曲听到她的话，仿佛只是寻常话别，不久就会相见一般，弃了马车，拍了拍肩头的雪，远远而去。雪地上只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。

待到断曲走远了，虞锦才从马车上下来，看见车辕上留着一团揉得发皱的东西，虞锦淡淡一笑，捡起来放入怀中。

世人只说雪如何洁净，却不知其裹藏了多少尘垢污秽，虞锦一步步用力踩过，毫无怜惜，仿佛要将这尘世纷杂一一践踏在脚下。

倏地，虞锦驻足不前，望向四周的眼神已是接近冰点，感觉到杀气逐渐朝自己身侧袭来，虞锦掏出方才断曲留下的那副天蚕丝手套，缓缓戴在手上。

远处只听弓弩崩裂的弓弦之声，数支利箭卷着地上的碎雪朝虞锦的胸前刺来，虞锦用手轻轻朝前一拍，那些利箭突然转变了方向，纷纷落在虞锦左侧脚下，整齐划一。

虞锦摊开手，手心里躺着一枚利箭，是刚才趁着将利箭拍离的刹那搂在手上的一支，上面赫然刻了一个“睿”字。

虞锦认得这是东梁摄政王宗政睿手下铁衣卫的专属兵器。自己进宫乃是临时起意，又未曾走漏风声，宗政睿是如何知悉，然后派人来截杀自己的？只是那些人出招狠厉，虞锦怕惊动宫门守卫，只得迅速出手将铁衣卫毙命。

放眼过去，躺在暗处的一众七人都是被捏碎喉头、目露惊骇之色而死，浑身上下无其他伤痕，自然也不会泄露虞锦的武功路数。

虞锦将天蚕丝手套摘下放入怀中，轻轻地拍了拍手，复又踏步而去。

蓦地，斜刺里驰来另一辆马车，速度并不快，却直直朝虞锦冲了过来，虞锦站在原地，似是压根没有想过躲闪这回事，就在马车要撞到虞锦的刹那，车上伸出一只玉色的手将虞锦拉进了车厢内。

那人握过虞锦冰凉刺骨的手放至唇边，哈着热气暖着，漆眸在这墨夜车厢内泛着奇异的光泽，疏离不羁外透着几许狂热，而虞锦见到他却没有一丝惊异，像是预料中的事一般。

“你还是决意进宫？”誉王段无妄沉寂了许久，冷不丁说出口的话却是那般的低哑沉痛。

“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”虞锦试图抽回自己的手，发觉那人握得生紧，便打消了念头随他握着，反正这样的见面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

虞锦稍掀起一侧车帘，见几个青衣人动作迅捷地搬动着地上的尸首，不过刹那那间那一片又恢复了安然，就连地上杂乱的脚印，也很快被大雪覆盖，完全不似刚才的生死之境。

“你什么时候招惹上了东梁的摄政王？”

“不记得了。”

段无妄知道虞锦是不愿意说，无声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摄政王虽远离朝

堂，可是其当年有救驾护国之功，又驰骋沙场多年，战功赫赫，被东梁先皇临终托孤，赐封为摄政王，手握三十万兵权，权势通天，幼主无力，这东梁谁能掣肘他？所以摄政王也一向跋扈惯了，杀戮成性，从不知道收敛二字。你当真不该招惹他。”

虞锦无声叹息，掩在袍袖中的另一只手紧紧攥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这与你无关。”

段无妄眼神越发沉郁，他显然有些疲惫，将虞锦的手抵在自己的额头上，虞锦起初并不觉得如何，过了一会儿才觉得那人的额头烫得吓人。

“我一得到消息，就拼了命地从梁川赶来东梁，为的就是阻止你进宫。跟我走吧，到我的封地去……”

“跟你走？让你为了我惹上通敌叛国的罪名，这样的罪孽，我虞锦背负不起。”猛然间，虞锦用力抽回了自己的手，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可是……我就是不许你进宫！”段无妄有些急了，想再度挽过虞锦的手，虞锦朝后面欠了欠身，却不防抵在了车厢上，那人合身压过来在她冰凉的唇角处轻轻吻了下，只是轻轻吻了那么一小下，在看到虞锦冷然疏离的眼神后，挫败地放开了她，“我就知道会是这样，即便我今日为了你死在这宫门前，你连眉头也不会皱一下的。可是，我明知道你不会跟我走，却仍是日行千里奔赴而来，为的是什么？”

“如今一进宫门，我就只是被人踩在脚下的尘泥。我要想救自己，救虞家，那即便这条路有再多艰险，我也要如履薄冰地走下去，你明白吗？”虞锦用冰凉的手抚了抚誉王段无妄的额头，滚烫依旧，于是不敢再耽搁下去，催促他离开。

段无妄见虞锦要下马车，想也没想便攥紧了她的手腕。虞锦吃痛，蹙了蹙眉，未等用力挣开，便见段无妄又欺身压了上来。虞锦用手抵在他的胸口处，将他因发怒而紧蹙的眉心抚平，朝他微微笑了笑，似是初识他那年的妩媚。

“你原本是站在云端俯瞰天下的人，你将你杀伐决断的那一面掩藏起来，留在远离帝都阳城的封地，你放任自己离权势越来越远，纵容别人开始以轻视的眼光肆无忌惮地打量你，为的又是什么？不过就是与我一样，活下去……”

虞锦的话仿佛是一把带刺的刀，穿透了段无妄的胸口，他没有感觉到痛，只觉得气闷与麻木，闷得几乎窒息，麻木到没有知觉，抬了抬胳膊却毫无气力，眼

睁睁地看着虞锦下了马车，迎着风雪走进了宫门。

风雪愈发狂猛，吹得虞锦睁不开眼睛，只得半眯着眼，仰头看着宫门上的那三个白玉石刻大字——安平门。

“喂，做什么的，不要命了吗？”

虞锦站在宫门前多时，自然引起了守卫的注意，守卫刚靠近虞锦，看到了虞锦手里握着的信物，神色为之一怔，随即换了一种口气，低声说道：“跟我走吧。”

就这么轻易地踏进了宫门，虞锦摸了下城墙内的青砖，仍旧有些不可置信的恍惚，这可是东梁的皇宫啊！

皇宫内，雪如同薄毡一样，覆盖万物，除了来回巡逻的守卫，空旷的宫廷内再不见其他人。虞锦眯着眼辨不出层层叠叠的如云宫殿，只觉得四处弥漫着森严压抑的气息，令人发冷。

那守卫将虞锦引至二道门的一个小太监瑞祥那里，陪着笑站在那里兀自不动，那小太监瑞祥不屑地斜睨了他一眼，从怀里取过一小块金子扔给他，打发他走了。

“跟我走吧？”

小太监瑞祥用刻意挑高了的音调，趾高气扬地说道。

虞锦跟在他身后，不发一言，顺着廊亭回转，又进了第三道门，那边庭院更大，虞锦四处看了眼，不防脚下却踢到坚硬的一物，脚尖生痛。

虞锦凭触感知道那绝不是石块，可是她却猜不出会是什么东西竟被随意搁置在庭院中央。

瑞祥听见动静，回头朝地上随意一指，说道：“这是昭兰阁的宫女烟屏，得罪了诚太妃，被送到御监典正司来，杖毙了事。”

原来是个死人，在大雪天冻了这么久，尸体已经僵直发硬了。那负责收殓的人或许以为大雪盖住尸身暂时不会被管事发现，所以怀着侥幸的心理偷懒喝酒去了。

虞锦只觉得阵阵恶寒，这诚太妃正是摄政王的姑母宗政慧，东梁先帝驾崩，除去生下幼主的周太后，其余妃嫔全部被赐殉葬，唯独摄政王宗政睿力保姑母的生命，朝堂无人敢言，宗政慧倚仗侄儿的声威，在后宫的势力远超周太后。

虞锦蹙了蹙眉，将身上的墨色斗篷解下来盖在那尸体上，跟在瑞祥身后匆匆离去。

进了正厅，虞锦立马感觉到了一股沉重压抑的气氛，从暗间慢慢走出一位老态龙钟的太监，伴着腐朽的气息，瑞祥早已收敛起那副颐指气使的模样，躬身候在一旁，大气也不敢喘。那老太监走路蹒跚，似乎下一步就要摔倒了，瑞祥却偏偏不敢上前去扶，见老太监阴鸷地扫了他一眼，骇得一抖，便疾步退了下去。

老太监咳了几声，满是沟壑的脸上暗红不已，艰难地坐下身斜斜地歪在椅榻上喘息了半天。

“老奴本以为你会远远逃了，没想到，你还是进宫来了。”

“我没有选择。”

虞锦说出这句话，才忆起，仿佛刚才在宫门前，也是这样对段无妄说的。自己那样伤了他，或许他已经走远了吧，回到梁川将这段过去慢慢淡忘了。

“怎么没有选择？宫门前不是有人要带你离开吗？”

虞锦心中一惊，没有想到这貌似耳聋目盲、颤颤巍巍的老太监竟然这么快知晓此事，不过她很快便释然了，她面前的老太监李长桂岂是宫内泛泛太监会比的？

李长桂先后侍候过三代帝王，论起揣摩圣意来，无人出其左右，偏偏他又最忠心护主，几次救帝王于危难之中。先帝曾下恩旨准其在宫内安度一生，传言之中还说李长桂死后还会再加封二等侯，被风光大葬。

别人都以为这样的恩宠必会令他得意忘形，谁料李长桂却越发谦恭起来，并且向摄政王再三辞了总管一职，在这皇宫偏僻一隅安稳地住了下来，不问世事。

虞锦坐在右首第二把椅子上，斜对着李长桂，本想作答几句，看了他一眼，谨慎地选择了沉默。

“也罢，时局所迫，即便你不进宫，周太后还是会在三品以下官宦人家中另择一位资质尚可的女子进宫。”说到这里，李长桂没来由地问了一句，“你知道为什么周太后一定要在三品以下的官宦人家中挑选吗？”

虞锦岂会不知，周太后位高权重不假，可是往往这种人更忌惮别人会借势上位，如若选择了一品大员的女儿进宫，谁知到最后扶持起来的会是如何的饿狼猛虎？只有三品以下官员，她才可以牢牢掌控，无后顾之忧。

虞锦心里明镜一般，说出口的却是两个字：“不知。”

而李长桂仿佛对她的态度有几分赞赏，点了点头，继续说道：“姜陵进宫那一天，也是坐在你这个位置，老奴也曾问过她同样的问题。那般聪慧的女子，又岂会看不穿这个中道理？只不过有人将那份智慧深藏在心里，有人便轻易说出了口。所以她遭了那样的祸事，没人救得了。”

姜陵——虞锦低低吟念了一遍这个似是陌生又万分熟悉的名字，感觉到那份绝望的凄美。如果还有下一次，姜陵肯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。

只是，恐怕她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
如今，她怕是死了吧……



〔第一章〕

宿命玄机
掩遗世风骨

大盛唐朝，隆宣十九年六月初十，虞家。

远处闷雷滚滚，渐似风雨欲来，原本打扫得干净清明的庭院，不知为何扬起风尘滚滚，诡异莫测。

督律司大夫虞展石从府外回来，神色沉郁，似有满腹惆怅，推开书房门踏步进来，见有人影闪动，左侧书架后犹自还露出一截透迤拖地的裙角，不禁轻蹙眉头。

“屏儿，我说过多少次，不准你擅进为父的书房。”

虞屏嘟着嘴，从书架后挪出身来，上前扯着虞展石的衣袖，说道：“父亲就是偏心，这书房谁都进得来，为什么偏偏不许女儿进来？大姐自幼离家便罢了，三弟也是父亲早早请了先生来习文断字的，唯独女儿，别说什么琴棋书画，就是连大字也不许识得几个……”

见虞屏这副娇憨模样，虞展石的心里一软，涌在心口的话又顿了回去，半晌，才挥了挥手让她退下，那神情却是冷漠如霜，似是不愿意与她多说一句话。

虞屏怔了怔，低垂下含泪的眼眸，不再恳求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

虞展石看着虞屏的瘦弱身影，低叹道：“屏儿，不要怪爹，爹是为你好，以后你总会明白爹这一番苦心。”

端着燕窝进来的段丽华看见这一幕，有些不耐，说道：“老爷还不如将实情直接说给二小姐听了，二小姐是个明理的，她知天命，定不会埋怨老爷薄待她……”

虞展石冷眼看向段丽华，说道：“你若胆敢告诉屏儿实情，我必不会轻饶你。”

“好，好，我不说便是。老爷，志儿昨日来我房里，说看上大小姐身上带着的一把匕首，自己又不敢开口讨，定要我去开那个口。可是老爷只怕心里也明

白，大小姐瞧不上我这个继母，与我疏远得很。就连我刚才亲自给大小姐送碗燕窝过去，都没见到她的人影。志儿不是顽劣不堪的孩子，自懂事，难得肯开口讨要一样东西，老爷又最是疼爱志儿，所以老爷能不能……”

虞展石听着越发皱眉，思索半晌，似是无奈地说道：“告诉志儿，待以后我会给他选一把更好的匕首。”

段丽华未曾料到虞展石会直接拒绝，正待继续说话，书房的门却突然被人大力撞开，丫鬟元梅跌跌撞撞地闯进来时，已是满身大汗，她语无伦次地大叫道：“老爷，夫人，不好了，小少爷被人杀了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虞展石的声音陡然拔高，用手指着元梅，怒道，“你说，是谁杀了志儿？”

元梅吓得跪倒在地，瑟缩不安地嗫嚅道：“是大小姐。”

虞展石只觉得元梅的话似是晴天霹雳，在头顶轰然炸响。段丽华面色惨白，瞪圆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虞展石，原本手里捧着的燕窝掉落在地上，溅在虞展石的袍角上，一片狼藉。

伴着一声尖利的声音，虞展石扶着已近瘫软的段丽华走进了后院，一名身形颀长的小厮迎上来，惊骇地指向水湖那个方向。

虞府后院的水湖占地不大，却别有一番景致，一侧依着花圃，一侧耸立假山，另有一侧建有亭台楼榭。

一位七八岁年纪的男童，静静地躺在地上，胸口处还刺着一把匕首，似是当场毙命，这就是虞家小少爷虞志。而另一位女子，十六七岁年纪，眉目冷凝，疏于脂粉，却有一股飘逸出尘的风流姿态，正俯身握着刺在虞志胸口上的那把匕首。

虞展石脸色发青，颤声喝道：“锦儿，你……你住手，他还只是个孩子。”

虞锦松开那把匕首，站起身来，用帕子拭过手，淡淡说道：“不是我杀的他。”

段丽华抱起虞志的尸身，已是泣不成声，痛斥道：“大小姐心肠为何这般歹毒？如今我与老爷亲眼看到的，难道还有假不成？”

虞锦似是未曾听见段丽华的话，环顾四周，将站在后院的人都扫视了一眼，那目光清冷狠厉，令人不敢迎视。虞锦半眯着眼睛，眼神落在一个脚步慢慢退却的小厮身上，心中略作盘算，嘴角已抿出一丝冷意。

下人们在虞展石的吩咐下前来验尸，段丽华却仍旧抱着不肯放手，推搡之间，虞志的尸身跌落在地，段丽华跪倒在虞展石跟前，抚着胸口哭道：“大小姐、二小姐不是我生养的，我晓得老爷认为我必不会待她们多亲近，可我是把她们看作与志儿一般疼爱的。大小姐才刚回府几日，我便将她的院子里里外外修葺一新，凡是这府里有的我都让人拣好的送过去，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瞧着，我心里也是苦的。如今，大小姐因为接受不了我这个继母，竟然狠心朝志儿下了毒手，老爷，你就算是不为我，也要为那冤死的志儿做主啊……”

虞展石只是紧握着拳，额头上青筋毕露，老泪纵横，看得出心中已是凄苦不已，却始终不曾朝虞锦发作，只是强压抑着悲戚，朝下人吩咐道：“好生安葬小少爷，对外只宣称是落水溺毙。今日之事，如若有人胆敢传闻出去，我必叫他落个尸骨无存的下场。”

段丽华不可置信地张大嘴看着虞展石，号啕大哭起来：“老爷，志儿承欢你的膝下，你忍心叫他死不瞑目吗？”

虞展石背转过身去，任凭段丽华撕扯着自己的衣袍，沉声说道：“将夫人扶回房，在少爷下葬之前，不得让她出房门半步。”

段丽华双眼通红，披头散发地站起身来，看着虞展石的背影，又用手指向了虞锦，厉声说道：“好，好，你们父女好得很……”

已有怕再生事端的伶俐丫鬟上前，架着段丽华离开后院，远远地还能听见段丽华尖利的叫喊声。

虞锦见后院的丫鬟仆从已然走尽，正待离开水榭，才察觉身后有轻柔脚步声走近。

虞屏一脸柔和，带着无尽的信任与亲近，细声说道：“我相信杀了志儿的人一定不是姐姐。”

虞锦微怔，心中泛起细微暖意，在眼角余光看到地上的血迹时随即消散，顿了顿足，疾步而去。

书房内，虞展石背身站在窗口，手里握着一壶烈酒，猛然灌下一口，他不擅酒，被入口的辛辣呛得厉害，咳个不停，丝毫没有察觉虞锦推门而入，已走到他的跟前。

“可是察觉到什么？”